

武侠精品

(台湾)司马紫烟 著

鐵血紅妝

中



中原农民出版社

「司马紫烟作品集」



鐵血紅妝

中

(台灣) 司馬紫烟 著

中原農民出版社



RBF94

02

I247.5
3282
.2

目 录

一	幻灭了三次希望	(1)
二	金风玉露之约	(35)
三	精巧的三层水阁	(69)
四	为谁辛苦为谁忙	(105)
五	荒草离离的寺院	(138)
六	早已曲终人散	(171)
七	捷逾鬼魅的黑影	(205)
八	慎防金笔--莫近红花	(241)
九	白发驼背老人	(279)
十	利用钓线把那鱼儿缠起	(315)
十一	孤凤坟前的风流好戏	(350)
十二	雁荡山观音十八洞	(384)
十三	突然布满了无形屏障	(419)
十四	神秘的罗刹圣母	(453)
十五	一粒黑色药丸	(486)
十六	宇内三凶	(519)
十七	虎牙天王遭难	(551)
十八	变成两只铁笼烤猪	(585)

十 利用钓线把那鱼儿缠起

就在司空远纵登七层，落在塔顶之际，奇袭突来。

“呼”的一声，一片强劲罡风，从塔顶窗中涌出，向司空远排空撞到。

塔顶窗中，地势有限，司空远无法闪避，只有硬接。

但他由一层到六层，均在小心戒备，偏于抵达塔顶之下，略因疑思疏神，翻掌吐劲之间，功力遂打了折扣。

加上罡风来势，居然奇强，司空远于双方劲气，一合之下，便知自己未尽全力，接架不住。

这种情况，若是硬抗，必受内伤，只有顺势借劲，让对方震落塔下，或许稍好一些。

利害既明，司空远提气倒纵，顺着对方所发的罡气余波，往塔下凌空飘落。

饶是他应变迅速，胸口真气，仍自一阵激荡。

司空远知遇大敌，不敢再有丝毫怠忽，利用从七层塔顶，飘落地面的这段时间，已把气机调匀，全力备战。

果然，他脚方点地，一条矫捷黑影，已从七层塔顶的窗中追出，凌空飞扑而下。

这是个罗刹教徒打扮的蒙面黑衣人。

面貌虽看不见，但从那猿臂鸢肩的英挺身材看来，显然是个年轻人，不是毒弥勒法尊那等成名老魅。

司空远闪身避势，诧然问道：“来人是谁？毒弥勒法尊何在？”

那黑衣蒙面人一见司空远之下，似乎也略觉吃惊，稍稍一怔之后，方始沉声说道：“你又是谁？先报你的来历。”

对方这一开口，司空远便觉语音甚熟，但究竟在何处听过，却一时想不出来，只好朗声答道：“在下司空远，是与毒弥勒法尊，定约在此相会……”

语犹未了，那黑衣蒙面人，突然仰首长空，发出了一阵满含晒薄意味的嘿嘿冷笑。

司空远初闻笑声，颇为恼怒，欲待加以斥问，但旋即灵机一动，恍有所悟。

他从这阵既极骄狂，又颇阴毒的冷笑之中，业已想出对方来历，哦了一声，扬眉问道：“阁下是罗刹一龙？”

黑衣蒙面人揭去蒙面之物，赫然露出张既颇俊美，又颇阴险的脸庞儿来，点头狂笑说道：“不错，我就是被称为罗刹一龙的玉面神龙龙不凡。你又到底是谁？”

司空远佛然说道：“什么叫到底是谁？方才不是业已说过我叫司空远吗？”

龙不凡嘴角微撇，晒然一笑，说道：“大丈夫讲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上次我遇见你时，你叫玉面神龙管不平，如今又叫司空远，却教我怎生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司空远被人抓住毛病，弄得无可可辩，只得红着脸儿，赧然说道：“玉面神龙管不平是我化名，司空远是我真名。”

龙不凡一双厉目之中，厉芒如电，在司空远脸上，来回一扫，冷然说道：“这样说来，冒用我的名号，劫取镇威镖局红货，也是你了。”

这桩事儿，是无相追魂宇文奇的主谋，也由他主持行动，但如今因宇文奇不在面前，司空远不愿推诿地，点了点头，毅然答道：“不错，冒名劫镖之事，有我参加。”

龙不凡厉声问道：“你不知羞耻地，冒名行事则甚？”

司空远的俊脸之上，又是一热，索性针锋相对地，扬眉答道：“用意无他，就是要斗斗你这罗刹一龙。”

龙不凡目中厉芒又闪，沉声叫道：“司空远，你既想斗我，则仰钵峰头的那笔血债，定也是你一手所为的了？”

司空远未加答复，目注龙不凡道：“你难道不曾参与仰钵峰头之会？”

龙不凡傲气满面，冷笑说道：“我因另有要事，略为迟去。若是及时赶到，哪里还会容你那等猖獗？”

司空远连摇双手，接口说道：“你不要弄错，仰钵峰头的那场屠杀，不是我司空远所为。”

龙不凡闻言，又发出一阵哼哼冷笑。

司空远皱眉问道：“你笑些什么？笑得宛如夜枭号哭，多么难听？”

龙不凡晒然说道：“我笑你虽具堂堂六尺之躯，却毫无丈夫气概。”

这“毫无丈夫气概”六字，分量太重，不禁把司空远骂得勃然变色，目注龙不凡道：“龙不凡，你不要信口伤人，此话怎讲？”

龙不凡狂笑说道：“大丈夫敢作敢当，你则只敢承认冒名劫镖，却不敢承认杀人。哪里有甚丈夫气概？”

司空远怔了一怔，剔眉叫道：“我委实不曾杀人，但你若硬要把这桩责任，推到我的头上，我最多也只肯担负一半。”

龙不凡愕然问道：“什么叫担负一半？”

司空远满面神光，朗声答道：“仰钵峰头的七名罗刹教徒，全算我杀无妨，但其余十名镖行豪杰，暨武林侠士的惨死血债，却绝不能一并推到我的头上。”

龙不凡冷笑说道：“你杀不杀那群东西，与我何干？只要承认杀了我罗刹教下之人，便已够了。”

司空远决心与这罗刹一龙，放手一搏，遂也傲气腾眉，点头说道：“好，就算是我杀了你们罗刹教下之人，你又怎样？”

龙不凡狞笑答道：“简单得很，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要你血债血还！每杀我一名教徒，割你十片血肉，仰钵峰头，共有七具遗体。”

司空远听至此处，连摇双手。

龙不凡目闪凶光，叫道：“你摇手则甚？莫非想赖？”

司空远晒然一笑，扬眉答道：“你适才业已说过，大丈夫敢作敢当，我既已承认，决不推赖，只是告诉你数字不对。”

龙不凡被他弄得一怔，讶声问道：“有何不对？”

司空远剑眉双挑，冷笑说道：“仰钵峰头，共有七具遗体。但这孤峰之上，还有刚刚死在我手中的两名恶贯满盈的罗刹败类。”

龙不凡厉啸一声，目闪精芒，死盯在司空远的俊脸之上，咬牙叫道：“好，九笔血债，换句话说儿，也就是我今天非在你的身上，割下九十片血肉不可。”

司空远神色从容地，微微一笑，说道：“为了扫荡丑类，造福武林，何辞血肉横飞，肝脑涂地？但望你如愿以偿，莫要使我把血债越欠越多，下次又有罗刹教中的牛鬼蛇神，想割我百斤血肉。”

这几句话儿，说得颇为漂亮，并蕴锋芒，含有叫玉面神龙龙不凡小心一些，也将死在他掌下之意。

龙不凡是绝顶聪明，并绝顶阴毒之人，自然一点就透，气得玉面煞白，冷哼叫道：“司空远，你莫口舌逞能，今日在你我之间，非分个死活不可。”

司空远笑道：“放心，能遇着你这条罗刹一龙，也不容易，我会轻易放过批龙鳞，啖龙肝的机会吗？”

龙不凡阴森一笑，正待凝神进手，司空远扬眉叫道：“慢点，

毒弥勒法尊身为当世武林中一流名手，他为何如此轻诺寡信，不来践约？”

龙不凡狞笑答道：“法尊大师另有要事羁绊，无法分身，才特地命我代他来超度于你。”

司空远自恃艺业，原未把这罗刹一龙放在心上，只对毒弥勒法尊，略怀忌惮。

如今听说法尊有事不来，不禁宽心大放，微微一笑，向龙不凡轩眉问道：“我们是怎样动手？较量何种艺业？”

龙不凡晒然说道：“你问得够笨，我们既然是生死相拼，还要规定比斗什么兵刃，暗器等项艺业则甚！自然是谁有什么本领，谁就施展什么本领。”

司空远道：“好，我们这就开始。”

龙不凡厉声叫道：“当然，从今以后，只要龙不凡与司空远互相对面之际，便是在殊死斗争之中，也不必再打甚招呼，以及谈甚武林规矩！”

司空远狂笑说道：“妙极，妙极，这样倒也干脆……”

话犹未了，龙不凡抢步进身，硬踏中宫，一招手挥五弦，挟着锐啸劲风拂向司空远胸前，用的是极为歹毒的铁琵琶指。

司空远见他无耻偷袭，正待斥责，忽然想起龙不凡业已说过无时不在殊死斗争之语，遂晒笑一声，青衫微飘，闪出四步。

龙不凡哪肯干休，趁着这先机在握，如影随形，追随着司空远的身躯，又以五岳排云八荒齐扫等两式，连绵攻出。

这两招掌式，不但诡辣异常，幻起漫天掌影，并隐隐挟着阴寒腥风，显得除了凝聚相当沉稳的内家劲气以外，并蕴有其他恶毒功力。

司空远上次在幕阜山内，业已与这玉面神龙龙不凡，有过一次莫名其妙的生死狠搏，故而略悉敌情，知道这条罗刹孽龙，虽欲与自己互争年轻第一好手之名，但论起功力火候，毕竟仍要差

上半筹，似非自己之敌。

在知己知彼，我强敌弱之下，司空远怎肯再事退让，一招相当精妙的变理阴阳，便把龙不凡所发五岳排云八荒齐扫的两招掌势，一齐封住。

龙不凡一双相当漂亮，却也相当凶毒的眸子之内，微闪诡谲厉芒，原式不变，照样进手，似乎要与司空远合掌硬接。

这种现象，有点反常。

因龙不凡的攻敌招式，既被司空远以精妙手法封住，自应撤招换式，有所变化。

像这样原招不变，一味狠斗，似是只有自己在内力真气方面，必胜对方之下，才会采取的蛮横骄傲手段。

司空远微感惊奇，有点不服气了。

虽然说士别三日，便将刮目相看，但司空远却不信这位玉面神龙龙不凡，在这短短期间，真有突飞猛进的异常造诣？

故而，司空远要试试龙不凡的反常原因，打算在一场血雨腥风，各尽所能的生死拼斗之前，先与对方，一交内力。

双方有意，自然一拍即合。

但就在两只手掌，即将相合的一刹那，司空远突觉有异。

他内功精纯，目力自锐，瞥见龙不凡不是空手，竟在掌心以内，暗扣了一只血红色的扁扁之物。

司空远蓦然一惊，赶紧悬崖勒马。

虽然悬崖勒马，事属甚难，但总比失足蹶落，坠身深渊，来得胜强万倍。

司空远右掌一沉，硬行截住与龙不凡相拼之势，右足足尖为轴，青衫飞飘，身形电疾右旋，向右方退出了八九尺远。

龙不凡似乎想不到司空远会如此机警，一怔之下，纵声狂笑叫道：“司空远，你连对上一掌的胆量都没有，哪里像一条龙？简直是一条虫了。”

司空远不理会对方的讥嘲之语，俊目中神光电闪，注视龙不凡沉声问道：“龙不凡，你……你掌心之中，扣的那枚血红色的扁扁之物，究竟是什么东西？”

龙不凡嘴角微撇，晒然说道：“你问得着吗？”

司空远扬眉叫道：“我怎么问不着？你既胸怀大志，欲以当世武林中，第一年轻人物自居，便该不单修技，并且修德，为何处处均想暗箭伤人，行为太以卑鄙？”

龙不凡眼皮一翻，冷笑着说道：“你简直放屁。”

司空远见他口出不逊，气得双眉方剔。龙不凡又自阴森森地，狞笑说道：“你莫要不服，难道忘了在开始交手之前，我便说过这是一场龙斗龙的殊死之战，根本不谈武林规矩，谁有什么本领，谁就施展什么本领？”

司空远因龙不凡确曾有过这种说法，不禁心中一动，好生惶悚。

他惶悚的是自己在这种殊死斗争以下，为何精神不太集中，还要向龙不凡这等禽兽之人，责甚武林大义？

念头至此，龙不凡突然又把神色放得和善起来，笑嘻嘻地叫道：“司空远，念在这这是第一次，我且答复你的问题，以后就不理了。你自己看看这枚血红色的扁扁之物，到底是什么东西？”

说完，果然把手一摊，将掌心所藏的血红之物，给司空远观看。

司空远目光微注，看出那血红扁扁之物，好似是无数牛毛细针，编在一处。

色泽本属血红，但就在司空远注目之际，似乎又有点暗绿光芒闪烁。

他不认识这种东西，正心中盘算应否向龙不凡询问，龙不凡竟猜透司空远心意，狞笑说道：“这叫夺命针，又称催命符，司空小贼，你又上我当了。”

“上我当了”四字，刚一出口，掌心所摊的那无数牛毛绿针，突被内家真气所激，化为一蓬光雨，向司空远当头罩下。

说也奇怪，血红色的一蓬牛毛细针，到了空中，竟幻成一片暗绿光雨。

司空远先颇惊奇，但想起了适才所发现的暗绿闪光，也就立时明白。

原来，针身色属血红，针尖则因淬毒之故，变成暗绿色泽。

针置掌上，自己所看到的是针身，当然一片血红。针飞空中，自己所面对的是针尖，遂幻为暗绿光雨。

但飞针虽已淬毒，龙不凡的发针方式，又复如此阴损，司空远却仍颇有所恃地，含笑叱道：“龙不凡，你太卑鄙，也太幼稚了。就凭这片淬毒飞针，配称为司空远的催命符吗？”

发难之处太近，飞针散布又广，要想及时闪避，自然极度不易，司空远遂凝足内家罡气，双掌齐翻，向当头飞罩的那片血红中闪烁暗绿，暗绿中闪烁血红的怪异针光，猛力击出。

他认为不管针上毒力多么延，以及针数究有多少，均必将被自己的狂排罡气，震得四散废坠。

这绝非司空远自傲，他功力湛深，真气极强，确实确实地可以做到。

但就在司空远语音方落，真气刚发之际，那位玉面神龙龙不凡，突又阴恻恻地狞笑叫道：“司空小贼，论功力，你或许和我差不多，论心机，你却差得太远。漫空毒针，只是幌子，真正的催命符儿，在这儿呢！”

语音未了，锐啸摄魂，一柄链子九芒锤，和一根文昌笔，已向司空远的两肋攻到。

原来，龙不凡趁着司空远双掌齐翻，会神凝劲击向空中飞针，胸前门户洞开的大好机会之下，竟以极快手法，取出兵刃施为。

左手链子九芒锤，以一式斜撞景钟，扫向司空远右边腰肋之间。

右手文昌笔，以一式魁星点元，飞点司空远的左肋重穴。

他一点也没吹嘘，这一锤一笔，全都够狠，司空远或左或右，只要挨上一下，确将成为他的催命符儿、阎王帖子。

司空远侠士胸襟，一向仁厚，哪里会像龙不凡这等满腹鬼蜮？

他不仅门户洞开，更复赤手空拳，哪里应付得了龙不凡一锤一笔的无耻猝然袭击。

无可奈何之下，只好行险。

司空远把他那已翻右掌，功力猛加，仍击向当头飞罩的怪异针光，左掌却略改方向，平推而出，觑准龙不凡的七坎死穴，劈空击去。

这样一来，结果将成为司空远死在龙不凡的链子九芒锤和文昌笔下，但龙不凡照样将被司空远的劈空掌力，击得脏腑崩裂。

龙不凡嘴里虽叫这是拼命之战，殊死之战，但他却是只要拼掉司空远之命，不是拼掉自己之命，是想司空远死，不是自己想死。

故而，如今司空远敢拼之下，龙不凡却不敢拼。

既不敢拼，必将闪避，但适才费尽卑鄙手段的那番心血，岂不白费？

龙不凡拼既不愿，退又不甘之下，他只好钢牙一挫，也自行险。

所谓行险，就是龙不凡略一向左侧身，仅仅避开司空远的掌力正面，手中一锤一笔，仍保持原来攻势。

但他身形既向左侧，左手的链子九芒锤，自然便略为滞后，尺寸差了一些。

“嘶”的一声，链子九芒锤仍然扫中了司空远，但所被扫裂

的，不是司空远右肋骨肉，只是身穿青衫，在右下摆的部分，硬被扫去一角。

司空远着实犯险，他身上险些挨了一锤，头上却险些挨了两针。

因为当空针光，分布太广，司空远单掌吐劲之下，难于全数震落，遂有两根漏网毒针，插在他的衣领之上，尚幸未曾破皮见血而已。

司空远万险之中，获得侥幸，一身冷汗，猛吸真气，飘退出两丈五六。

他不是转身纵退，而是面向敌人，吸气后飘。

根据龙不凡的凶毒性格，绝不肯就此干休，也绝不肯听任自己有甚喘息机会，他必将保持先机，乘势追击。

故而，司空远虽在后退，仍复面对敌人，这样，方能于龙不凡追施煞手之际，容易应付。

司空远这种措置，完全正确，合于善退者不乱的兵法要诀。但措置虽当，心思却属白费，龙不凡根本未曾对他追击。

这种情况，并不是龙不凡突然知耻慚恶，也不是突然仁慈起来，只是他也几乎挨了一下重的。

适才，龙不凡行险逞凶，却几乎伤人之手，仅仅避开了司空远的掌力正面，仍被余波所及的，扫了一下。

换在平时，双方造詣，相去不远，司空远的掌力余波，不会对龙不凡构成多大威胁。

如今不然，一来，龙不凡左锤右笔，双手不空，二来他整副心神，都在实施偷袭，想把司空远一下置于死地，对他自己，遂成了不设防的状态。

在不设防的状态之下，虽是掌力余波，龙不凡亦难禁受，他唯一办法，只得顺着那阵排空罡气，卸劲后纵。

这便是司空远以为龙不凡会追，龙不凡不追反退的原因所

在。

两人全都退出了两丈五六，落足之时，相距已将六丈。

司空远见对方未加追击，心神略定，仰面云空，发出了一阵
晒薄冷笑。

龙不凡哪甘示弱，也报之以一阵嘿嘿阴笑。

司空远笑声一收，身形宛如电掣云飘，扑前五丈，落在在距
离龙不凡的八九尺外。

他不是愚人，知道对付龙不凡这等万恶凶人，只有“攻击”
二字，才是最好防卫。

因此，他不愿再复敌不动，我不动的镇静待变，他准备采取
主动攻击。

龙不凡见司空远扑来，双眉挑处，左手一松，抛去了那柄链
子九芒锤。

这也是他的聪明反应，知道链子九芒锤只能发挥暗袭威力，
对于司空远这等厉害对手，若是用作兵刃，反会成为累赘。

龙不凡抛去九芒锤，手横文昌笔，目聚神光，与司空远互相
凝视。

大雷雨之前，往往有刹那平静，如今的司空远与龙不凡两
人，便是处于充满杀机的平静以内。

约有半盏热茶时分，两人不单互相凝视，连目光均未瞬上一
瞬。

蓦然间，司空远的双眉一挑。

仅仅双眉一挑，便有无穷杀气，从眉宇间，森厉逼人地腾射
而起。

但司空远双眉才挑，龙不凡一式雁塔题名，手中文昌笔已向
司空远的面门点到。

这是敌欲动，我先动，抢占先机，确属兵家妙旨。

司空远巍立如山，一声轻笑，居然以一式拿云提月，伸手硬

夺龙不凡的文昌笔杆。

一来，司空远的动作快得宛如石火电光，二来他赤手夺笔，太以卖狂，出于龙不凡的意料之外。

两种原因之下，龙不凡撤招不及，文昌笔杆竟被司空远攫住。

他俊脸通红，凝劲猛一夺笔。

司空远不约而同地，也采取了这种动作。

“喀嚓……”“唰……”“唰……”

这是一连串的声音，其间并无有半点休歇。

“喀嚓……”，是文昌笔杆，难禁内家真力互夺的折断声息，笔杆断后，笔头在司空远手中，笔尾在龙不凡手内。

“唰！唰！”两响，是司空远的手中笔头，飞向龙不凡，龙不凡的手中笔尾，飞向司空远，相对而起的破空锐啸。

笔头打空，笔尾也告打空，但这一位年轻英侠，一位少壮凶邪的身形，却合在一处，发出了全力施为，拼命狠搏。

此时，龙不凡笔断锤抛，已无兵刃。

司空远虽然有柄剑儿，却始终插在肩后，未曾取用。

他们是徒手相搏，但所谓徒手，并不比以兵刃相搏，来得轻松，并可能还要来得凶险一点。

劲风阵阵，锐响呼呼，每一掌，每一指，都是着意施为，每一招，每一式，都是精奇绝学。

难怪龙不凡想与司空远争夺当世武林中，年轻第一好手之名。他那一身功力，着实相当凌厉。

司空远在功力深厚，身法灵奇方面，虽似比龙不凡略胜半筹，但招式诡辣，心肠狠毒方面，却又比龙不凡略为逊色。

如此一来，双方优劣，约莫扯平，战况便既觉惊险，更觉胶着。

一百回合……两百回合……两百五十回合……

惊涛骇浪，鬼哭神嚎地，斗了近三百招，司空远才在不甚显著之下，略略占了优势。

龙不凡心中一急，攻势更强，每一招均施展倾力相扑的绝情杀手。

这就欠高明了，这种措施，不仅不易使对方感觉威胁，反会使自己易露破绽。

果然，司空远找着龙不凡一点漏洞，先用小玲珑追魂七掌，把他逼击得闪退连连，身法微乱，然后施展出家传绝艺九九天罗手法，把这罗刹一龙，圈入了一片掌风指影以内。

龙不凡苦苦支撑了三十来招，自知不敌，必将难逃一败。

败后如何？照自己对于司空远的卑鄙狠毒看来，司空远绝不会有什么度量宽宏的仁慈举措。

于是，龙不凡眉头暗蹙，心中忐忑地，苦思脱身之计。

技已逊人，斗志又馁，龙不凡的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三百合业已出头，约莫斗到了三百二十回合。

司空远寻得龙不凡一个破绽，指天画地、旋乾转坤、鼓风荡云，三绝招回环迸发，掌影幕天，威势无比。

龙不凡此时已到了极力支撑阶段，好不容易以一式散影逃魂的绝妙身法，闪退三丈，暂时逃出了司空远凌厉逼人的掌风指影。

他是原地平纵而出，但这三丈距离，等于白纵，在龙不凡腰间叠劲，站起身形之际，司空远也已跟踪赶到，气定神闲地，站在他身前五尺。

龙不凡才一起立，司空远已施展出弹指神通的凌空打穴绝技，屈指连弹，指风三啸。

这三缕锐啸指风，既强又准，“嘶！嘶！嘶！”地，飞袭龙不凡前身三大要穴。

龙不凡身形犹未站稳，如何尚能侥幸？

他深知被制之后，遭遇必惨，遂决心自尽地，厉笑一声，咬牙叫道：“司空远，罗刹一龙纵死你手，我妻子罗刹一凤，与我养母罗刹教主江夫人，也必食尔之肉，寝尔之皮，追尔之魂，夺尔之……”

他一面说话，一面回指自点心窝，但在指尖尚未点中，最后一句“夺尔之命”的“命”字，也未出口之际，业已肋下一麻，被司空远的弹指神通，制了穴道。

司空远着实愤恨这玉面神龙龙不凡的玉面蛇心，太以阴损毒辣，决心为武林除害，遂在连发三记弹指神通之后，跟踪进身，扬掌向龙不凡的天灵拍去。

但身形才进，手掌才扬，便听见了龙不凡准备自尽以前的发狠之语。

语中的“罗刹一凤”四字，震撼了司空远的心神。

所谓震撼，只是司空远的仁慈修为，侠义本质，换句话说，也就是华夏民族所最特具，往往也因之是了吃亏的忠恕之道，从中作祟。

不讲究忠恕的大奸雄曹孟德先生，曾经提出了“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绝顶自私口号。

但司空远不是奸雄，是英雄，是侠士，而英雄侠士的行为准则，却是“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

司空远从凤双飞的口中，已知自己曾经痴恋的罗刹一凤凤栖梧，业已前年七夕下嫁罗刹一龙。

如今，再由龙不凡口中的“我妻子”三字以上，证实了这桩讯息。

于是，立时有桩意念，兴起司空远的脑海之中。

这桩意念，就是司空远觉得自己手一落，龙不凡虽将脑裂血溅，惨死当场，但凤栖梧也将成为鸳鸯折侣的离鸾寡凤。

杀龙不凡，毫不足惜，但凤栖梧半世未亡人的寡妇生涯，却